



清明，一个承载着厚重哀思与无尽怀念的时节，又一次悄然来临。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推出一期清明节专版，以表达对逝者的缅怀。这里，有对本地学者和作家的深情追思，他们用智慧与笔耕，为城市留下了宝贵财富；也有普通人对亲人故友的喃喃倾诉，那些平凡日子里的温暖，至今仍熠熠生辉。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能慰藉生者的心灵，让思念在文字间得以延续。

◆编者按

一则郭学东先生已于2月离世的消息，让我愕然许久，心情很是沉重，涌起无尽的伤感与深深的失落，为蚌埠的历史少了一位守护者、家国情怀少了一位传递者而痛惜。我打开手机微信，郭先生的微信头像，七千年前的微笑——陶塑雕纹面人头像还在，先生最后一次用微信给予我历史文化指导记录永远定格在了2025年1月1日，定格在苏州寒山寺新年祈福的视频中！先生的离世，不仅是一位学者的陨落，更是蚌埠历史文化传承的巨大损失，令我更加珍惜历史，更加珍视家国情怀。

郭学东先生生前在市建筑工程公司、市科委、市史志办、市社科联、市委宣传部等部门任职，2009年8月被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他的名字，早已与蚌埠的历史紧密相连。他为蚌埠市新博物馆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生前主要负责现代蚌埠、淮河文化展厅等两个展厅内容的设计与施工。许多同仁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郭老师在展厅对着图稿冥思苦想的身影，蚌埠市博物馆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他呕心沥血的付出。我的脑海中仿佛还能听到他讲述蚌埠历史时的声音。先生的著作《蚌埠掌故》《蚌埠城市史话》等，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蚌埠这座城市的过去，也点燃了我对家乡历史的热情。他的文字，既有学者的严谨，又有文人的情怀，字里行间流淌着对蚌埠的深情厚谊。读他的书，仿佛漫步在蚌埠的街巷，触摸着历史的脉搏，感受着岁月的沉淀。

3月15日，惊悉一则消息：我市著名作家张西祥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4岁。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清明之际，泪目行文，权作缅怀。

与张西祥老师相识，是从文学写作开始的。

1986年春，蚌埠市文联面向社会招生，开办一期文学创作培训班，上课地点在铁路二七文化宫，分小说、诗歌和散文三个班。带着对文学创作懵懂之梦，我报了小说班，递交了两篇习作。第二次上课时，班长说，张老师特意邀请我下个周日，参加一个文学沙龙活动。

那天，犹如孤雁归队，第一次见到了和善可亲的张老师，同时也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友友。我欣然加入了这个有张老师指导，化工企业职工文学爱好者组成的文学沙龙——化雨文学社。那时，我们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聚在一起，互相交流作品，沟通创作灵感，激情澎湃朗诵《致橡树》《面朝大海》……传看个人新作品，还陆续吸引了来自铁路、其他行业和部队的文学爱好者加入。

文学社活动地点，借助原第一制药厂会议室，有时不能用，我们就三五成群跑到张老师家，聊完作品天色已晚，也早闻到了饭菜香。张老师的贤内助陆阿姨，是单位响当当的大领导，一点架子没有，总是笑容可掬地招待我们。稀饭大馒头小菜，一边吃一边继续讨论。张老师的三个孩子中，老大是机灵鬼，喜欢和我们蹭个脸熟，张老师说他最顽皮，人家嘿嘿一笑；那对龙凤胎儿女都是学霸，只顾埋头看书写作业。怕吵了孩子，我们就坐在院子里，看夕阳

又是一年清明，思念如薄纸，飘向远方。父亲离开我们已二十八载，可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从未在我记忆中淡去，反而随着时光流逝，愈发清晰。

在父亲那一辈，家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1946年那个酷热难耐的夏天，命运的重击骤然降临。祖父过早离世，彼时伯父仅16岁，父亲14岁，三叔才12岁。伯父又在那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进了安徽省保安团当兵。紧接着，解放战争的烽火燃遍大地，伯父随国民党军队一路败退，辗转至昆明、大理等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踏上归乡之路。所以，祖父去世时，伯父不在家，操办后事的重担，就落在了年幼的父亲和三叔，以及祖母的肩上。听祖母在世时回忆，当时四处求告，才艰难地将祖父入土为安，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

此后，家庭的重担便全部压在了父亲的肩头。家里穷，伯父只上了几年私塾，三叔在新中国成立后读到初中二年级便参军了，而父亲一生都没机会走进

蚌埠历史的守护者

——缅怀学者郭学东先生

□刘菲菲

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历史学者，更是一位家国情怀的传递者。他的笔下，蚌埠的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代与事件，而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他通过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蚌埠的坚韧与奋斗，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家国情怀的意义。他的文字，让我明白，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未来的指引；家国情怀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是责任的担当。

由于我在基层从事文化旅游工作的原因，有幸结识了先生。初识先生是在几年前对蚌山区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纪念馆提升改造工作的研讨会上。他虽已年过古稀，但精神矍铄，目光如炬。他引领我们走进战火纷飞的岁月，如数家珍地讲述着每一件展品背后的故事。在纪念馆现场，他驻足良久，指着墙上的一幅老照片说：“这是民国时期的蚌埠码头，那时的淮河上，帆影点点，商贸云集。我们这座城市，就是在这条母亲河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他的声音里饱含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让我深深动容。记得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斑驳的光影中，郭老师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

他声音洪亮而包含激情，仿佛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文化的厚重与深邃。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化的力量，也是我第一次被郭老师的魅力所折服。

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他常用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例子，将复杂的文化理论娓娓道来，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领悟文化的真谛。他的谆谆教导，如同春雨润物，悄然无声地滋养着我们的心田。在郭老的引领下，我逐渐踏上了文化探索的征程。他教会我们如何从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如何在文学的海洋中寻找灵感，如何在艺术的殿堂中感受美的力量。先生常常鼓励我们要独立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他告诉我们，文化探索不仅是对知识的追求，更是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在他的引导下，我逐渐学会了如何用批判的眼光看待问题，如何用创新的思维解决问题。每一次聆听郭老师的指导，都让我对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浓的热爱。

作为一位老蚌埠人，先生对淮河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说：“淮河不

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蚌埠历史与文物展示工作中，他特别注重展现淮河流域的民俗风情。从渔民的船歌到农家的节庆，从古老的传说到手工艺的传承，每一个展区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总说：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的先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

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文化工作者，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他对年轻一代总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2023年，我在与安徽经济广播“文物带您游安徽”宣传栏目合作开展工作时，需要详细了解“千里淮河第一桥——蚌埠淮河大铁桥”的历史档案。他二话不说，放下手头的工作，耐心地给我作指导。他说：“做文化工作要有耐心，要像考古一样，一点一点地挖掘历史的真相。”他的谆谆教诲，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他说：“看到这么多人关注我们的历史，我这一辈子的努力都值得了。”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了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自豪与满足。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更是未来的指引；家国情怀不仅是情感的寄托，更是责任的担当。清明节来临，我把一份缅怀，用浅显的文字，铭刻于心。郭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文化的热爱、对历史的执着，他对蚌埠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赫然，对蚌埠博物馆的展陈建设永载史册。郭老师的精神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继续守护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让淮河的故事永远传唱！

与病魔抗争的同时，张老师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收获颇丰。尤其近年来，斩获国内各类大奖。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张老师在文学创作上的非凡功底和才华，更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

2024年8月，我回上海女儿家的前一天，张老师突然打电话，要我约一下之前推荐给他的一位医疗专家。见面后，从陪同他的大儿媳那得知，张老师恨病吃药，不按照医嘱，每天多吃了半片药，又整夜睡不着觉了。专家安慰说，恢复药的剂量，调整好心态，啥都别去想。

没想到，这一走，竟是永别。回想到今年1月20日，张老师还在微信里，给我留言：五点前打电话。忙回拨过去，张老师语气明显有些细弱。等候中得知，他在整理电脑时，看到了多年前我发去的稿件，没有及时回复，要和我再切磋一下。电话里，张老师一字一句，很有耐心地对我的作品进行了点评。

没想到，不到两个月……泪水中，张老师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斯人已去，唯有敲打键盘，字里行间寄托哀思。

仰望星空，那盘醉月亮，闪烁着光环，仿佛正聆听先生的娓娓叙说，那些灵动洒脱的文字，传播着人间最美好的祝愿。

天堂再也没有病痛。张老师携带他的《河上飘着红玫瑰》《醉月亮》《一个小站两个人》《转文》等经典作品已驾鹤西去，在朗朗笑声中，结拜屈大夫，举杯邀明月，遨游文学天地的另一个世界。

张西祥老师，一路走好！

1998年农历七月28日晚8时许，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去往那个再无病痛折磨的世界。我眼睁睁看着父亲离去，按照风俗习惯，我双手托起他，将他从西间屋轻轻安置到堂屋正中间的床上。三叔和二弟第二天傍晚才从沈阳匆匆赶回。7月30日上午，父亲下葬，墓穴和下葬时辰都是三叔选定的。

回首父亲的一生，最后几年，他被病魔苦苦纠缠，未曾有过一天轻松日子。一生辛勤劳作，半生与疾病顽强抗争。

父亲，我满感激。是您，赋予我坚强的意志，让我在面对困难时坚韧不拔；是您，传承给我勤俭持家的品质，让我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是您，立下孝道为先的家训，让孝敬老人的家风代代延续。

父亲，若您在那天堂有灵，愿您庇佑子孙平安康健、事业有成；若您在地下有知，愿您保佑母亲健康长寿。我们会把对您的无尽思念，化作对母亲的悉心照料与百敬孝敬。

情寄绿茵

□乘云飞龙

清明节快到了。仲春的天气，还带着些许凉意。太阳藏在朵朵云层之后，只透出一些朦胧的光影，像是隔着一层薄纱在窥探人间。风儿也变得轻柔，它带着淡淡的哀愁，似乎在低声吟唱着岁月的挽歌。

外甥女婿严开华，载着全家人，去栗山公墓看望睽别半年之久的连襟李志龙。志龙是蚌埠市知名的足球教练，一生和足球结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体育人才，为蚌埠市的足球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老伴史学敏，是蚌山区的退休干部。女儿李蓉蓉和女婿严华，都是东南大学的副教授。清明前夕，他俩带着同在东南大学读大二的儿子严浩南回到蚌埠。今天，他们和母亲一道，去看望浩南的外公。

车子开得很快，窗外的景色如同幻灯片一般向后退去。路旁的银杏，扇形的叶片在微风中轻轻颤动，那独特的金黄，好似岁月为思念镀上的颜色，承载着对逝者满满的追忆。过了凤阳的刘府镇，车子驶进一条蜿蜒的小路。路的两旁，是大片的油菜花田。金黄的花朵在微风中翻涌着花浪，浓郁的花香似乎要将车身都染香。不一会儿，就到了山坡下的栗山公墓。公墓的环境十分优越，四周是修剪整齐的翠柏。墓园内，各墓区高低参差，错落有致，墓位井然，小径纵横。志龙的墓在整个园区的最上面，要走过一段不短的缓坡，才能到达那里。坡道两旁，是精心培育的低矮灌木。浓郁的绿意，给这片宁静之地增添了几分生机。坡道的中间，有人工砌成的水渠，潺潺的流水声打破了墓区的寂静。

来到志龙的墓前，只见墓边的六角亭内，已经有几个人早早来到这里等候。其中有两个人我熟悉：一位是市足球协会的主席刘勇军，另一位是安徽财经大

学的教授王亚飞。他们都是志龙偏爱的得意门生，多年来，一直和志龙相处得很铁。在他们心中，李教练既是老师，又是兄长。大家把带来的鲜花和供品摆在志龙的墓前。女儿、女婿忙为老爸斟满了美酒，点燃了香烟。浩南也拿出外平时最爱吃的点心，放在祭台上。大家围在志龙的墓前，回忆起往日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点点滴滴的美好瞬间，就好像志龙从未真正离开，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着我们。学敏轻轻抚摸着墓碑上志龙的照片，用和原来一样的口吻说：“老李，你看，有这么多亲朋好友来看你，你多幸福啊！”这时，我突然想起蚌埠女足队的那些“老球员”：傅德玲、张宏霞、葛广意、耿晖、赵侠……当年，李教练带领她们，驰骋在省内外各地的绿茵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冠军，可谓战绩辉煌，荣誉加身。今天，怎么没有看见这些“丫头”？面对我的疑问，蓉蓉略带醋意地说：“爸爸疼她们，比疼我还多呢！她们前天就来过了。”

在志龙的墓前，我们伫立了很久，大家沉浸在无尽的思念之中。漫漫人生，聚散无常。每一次离别，都是生命的一次折痕。但是，爱，不会被时间掩埋，它将在我们心中悄然生长，抽枝散叶，最终盛开出漫山遍野的繁花，成为我们余生中最温暖的慰藉。

和志龙无声作别，踏上返回的路。这时，太阳穿破了云层，将金色的光缕毫无保留地倾洒下来。尽管生命如同逆旅，你我皆是行人。但是，活着，本身就是上天给我们最大的馈赠。让我们把琐碎的日常，过成如诗如画的模样；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雕琢成熠熠生辉的篇章。在烟火人间，心怀热忱，让生命绽放出最绚烂的光芒。

清明雨

□徐长城

清明雨
乘着春风带着柳色而来
轻轻飘落在
十里桃林的花瓣上
一支牧笛吹响了几千年
为路上行人
和杏花村的饮者伴奏

麦苗刚熬过寒冬
吮过细雨
做着一场拔节长高的梦
清明雨
总是痴情
常常伤感几天
写满爱，也写满殇

清明之思

□杨耕云

清明的风
携着悠悠的思量
在墓家间
轻晃未燃尽的纸张
仿若在低诉
未践行的陪伴时光
是的 不要祭拜先人
就讲排场
却忽略家中亲人

渴盼的目光
莫等亲人远离
方悔恨陪伴太匆忙
让行动启航
把爱化作生活日常
让家人时刻
都沐浴着温暖的光
让陪伴
成为生活最美的诗章

忆父亲

□年四久

学校。刚解放时，村里办起冬学，也就是识字扫盲班。父亲天资聪颖，只学了短短三个月，就能看报、写信、记账了。他的算盘功夫更是一绝，加减乘除，运用自如。小时候，我还跟着他学过“小九九”“归除片子”这些珠算算法，那运算速度，可比笔算快多了。

新中国成立后土改，父亲因能力出众，被推举为生产队会计。他全身心投入，带领社员们积极参与人民公社运动。到我上初中时，我们生产队在全公社已是赫赫有名，这背后离不开父亲的默默付出。可长期的繁重体力劳动，严

重损害了父亲的健康，壮年时，他就患上了哮喘病。每到天气变化，尤其是寒冷季节，病情就会加重。即便如此，他仍咬牙坚持劳作。家中兄弟众多，开销大，父母为我们操碎了心。

时光匆匆，转眼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当上老师，有了工资，家里经济条件才稍有改善。那时，家里分了二十几亩地，四个弟弟年幼还在上学，地里的活儿全靠父母操劳。农忙时，邻村的姐姐姐夫总会赶来帮忙。等我们兄弟几个都成了家，父亲的身体却已极度衰弱，病入膏肓。